

古今圖書集成

中國學術類編

典行學
上
(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卷目錄

學行總部總論一

易經

書經

禮記

論語

孟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學行典第一卷

學行總部總論一

易經

乾卦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道運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

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

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思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三月不違

仁是也

又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體仁體元也此而效之謂之體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而效之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也

進者徐氏曰體者以身法之也

心君子能體之以身則念皆仁而有博施濟衆

之功故足以長人如克長克君之類是也

合也

利物足以和義

和於義乃能利物皆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

乎

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善勝於小人也夫利

和義者善也其善義者不善也又曰義安處便為

利

貞固足以幹事

貞固者知止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

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

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

立本之幹所以爲事之幹欲爲事而非此之貞固

便傾立不起自然倒了

又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蛇而隱者也

平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

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

德也

也非己之私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又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又

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

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无一言

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无以

之義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

唯在閑邪邪邪閑邪閑邪閑邪閑邪閑邪閑邪閑邪

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

君位君之德也

室垣牆不脩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

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

不至故閑邪邪也

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

有一個善一個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

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

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

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无一言

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无以

居之知至至之速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

以終日乾乾而夕惕若者以此故也

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心脩辭見於事主於心是德見於事是業進者日

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曰夕惕若者守意

日終日存信居乎意

又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尤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大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欲於有喪之私是以格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故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以意漢王氏曰先天而天弗違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爲之而天自不能違乎我後天而奉天時時之既至我則後乎天而奉之而我亦不能違乎天蓋大人即天也天即大人也

坤卦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初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以程子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缺一缺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聖賢之道其發凡一但至有深淺大小又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處制教則本體之守也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以贊韓氏曰所謂直者即人心本然之

正所謂方者即人心裁制之義皆其固有而非外錄我者君子當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義並立則其德不孤蓋孤則偏於一善而其德疾不孤則兼善舉集而其德大夫德用全備无過不宜其於行事坦然无所疑惑此所以不習而无不利也

大畜卦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人之德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諸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虞書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萬善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脩思來傳教九族庶明勵翼遠在茲焉拜昌言曰俞

皋陶言爲君而信昭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爲者無不諧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詳也身脩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聖哲勉轉而國治矣通近茲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輯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愛乎雖兇何遷乎有由何長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叢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果柔而立愚而恭亂而敬擾

而敘直而溫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德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

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

行有九德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其事其事

爲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果

者寬弘而莊恭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愚而

恭者謙而恭恭也亂治也亂而教者有治才而

敬畏也剛健而廉者剛健而果毅也直而溫

者性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簡也剛而

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強而義者強毅而好義也正

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

自然非以後濟此之謂也彰者也成德著之於身

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蓋蘇氏曰亦行有九

德者以此自修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

也論其入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是德也

有某事某事載其來者歷言之也梁山陸氏曰

皋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

乃言曰載其來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

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

氣不可偶爲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偶爲之故

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其來然後人

不可得而度也唐孔氏曰恭在貌敬在心愚者

近鈍大於外儀故言恭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

敬剛強相近剛是性強是志西山真氏曰先儒

以九德爲人之性蓋指氣象而言若天命之性則

渾然全體無所偏也孔氏曰吉彰也明九德之

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陳氏雅言曰君之

前言成俗成其美俗也此言易俗使其升格也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其功效如此是所謂大舉教人之道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服示敬道也

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顯潔之基示之以尊敬道學也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宵雅樂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華有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講論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人學鼓篋孫其業也

入學時大司之官樂鼓以名學士學士至則鼓篋以出其書箒等物簪之以鼓聲使以進願之心進其業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夏禮也楚刑也板形圖變形方以二物為扑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

未上綽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讓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禮五年之大祭也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此又非仲春仲秋視學之禮使觀而感於心不計以盡其勝欲其自得之也故曰存其心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故但聽受師說而無所謂亦長幼之等當如是不可踰限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

樞不能安遊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無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變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四時之教各有正業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禮夏莊之類是也退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是也詩也禮也禮也此時教之正業也操焉修焉依禮服此退息之居學也凡為學之進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學也然未至於安則在平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操焉操弄弄聲之強也初學者手與弦未相得故雖退息時亦必操弄之不暇乃能習熟而安於弦也詩人比興之辭多依托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雖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風極為繁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時游觀行誦者之微服則無以盡其制而於禮之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與者意之興起而不能自己者雖即三者之學是也言退息時若不與此三者之義則謂之不能好學矣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

大然故安其學而觀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離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教孫務時教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也

友亦不畔於道也時教無時而不教也厥修乃來言其進修之益如木源源而來也

今之教者唯其佔學多其訊言及於教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擇其求之也佛然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若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其其去之必遠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時教無時之義也佔觀也學備也訊問也皆今之教人但略其佔所佔之簡簡不能通其蘊奧乃多問而辭以訊問者而所言又不一端故云言及於教也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也不由其誠不尚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盡其材之所長也夫多其訊而言及於教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與矣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與矣惟其如此是以師之所誦者常至於停過學者之所求每見其拂戾也雖其學不以所學自表見也於學而又遠去之以其用工間斷而詳誠毀而不安不樂故也則成也

大學之往來於未發之謂藏當其可之謂時不悅節而施之謂操相親而善之謂樂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操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謂也險險犯也節如所候之節禮有節樂有樂節有長幼之節言言分限所在不悅節而施謂不敬幼者以長者之樂也相親而善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親而放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孫以顯言厚以相厲而是為言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

五、八、司書長

成難施而不孫則煩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開明進其師無辟府其學此二者教之所由

廢也

不勝不能承當其教也雖施而無受者則教也

私之則必不實得或相與以境其師無辨邪僻必

惑外誘得不勝其業乎此蓋明辨之害皆由於

發然後禁以下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相反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

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

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

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興其

志氣之所向而不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

不竟其所通之地如此則不扞格而不動苦而

易不難進以亂其心有相觀以輔其志而思則得

之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

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其同也如其

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之所

以不及或失則易者者之所以過或失則止不肖

者之所以不及多聞見而過乎邪道多之失也寡

聞見而無約無卓寡之失也于路好勇過我無所

取材易之失也再求之今女重止之失也約我以

禮所以救其失之多博我以文所以救其失之寡

衆人則退之所以救其失之易退則進之所以救

其失之止也

善教者使人樂其教善教者使人樂其教其言也約

而盡微而感乎德而喻可謂善教矣

約而盡微而感乎德而喻可謂善教矣

明也聖賢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

志願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也

君子知至率之難易而知其易易然後能喻能博

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然後能

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故能師不可不慎

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之謂乎

至學至於學也師者至之難教者至之易賢美

者何道不美者何道知乎此然後能博喻博喻

善勝不約一喻也則官太長以貴得民師以賢

得民長者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也官為君之

道皆自務學克之三王四代之所以治以能作之

君作之師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

朝廷正天下治矣長樂陳氏曰學有精粗故其

至有難易實有美惡則其喻有淺深知美而喻之

則有以長人之善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教人之失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却

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

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禮雖詔於天子無

北面所以尊師也

禮記禮運曰凡學之道則非獨者也嚴師為難

蓋言嚴師之道為難則能嚴師之道則師始

嚴師所以得道師嚴則道尊道尊則書不替因其

尊而尊之則係乎人之嚴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廣之不善學者師勤而

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

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問者

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

其從容然後發其聲不發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

道也

功牛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

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問者

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

其從容然後發其聲不發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

道也

近思所謂善問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所謂相說以

解者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也必其博學乎力不能問

然後語之語之而不却却舍之可也

記問則記問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也以此為學

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蓋語

學者所問之語也不能問則告之不知而令之以

其終不可入也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亦此意

以治之子必學為良良之子必學為其師馬者

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馬子始學馬車之跡大馬馬在車前將馬子繫

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所以然者此駒未會駕車

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

後使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矣言

學者亦須先教小事操縱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

易成也

古之學者比物類類該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

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

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比物類類該以同類之事相比方也當猶主也

鼓聲不宮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而五聲不得

鼓聲不宮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而五聲不得

鼓聲不宮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而五聲不得

鼓聲不宮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而五聲不得

鼓聲不宮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而五聲不得

鼓聲不宮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而五聲不得

鼓聲不宮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而五聲不得

雖則無節和之節水無已不在五色之利而積重者不待冰則不章明五官身口耳目心之所取即洪範之五事也學於當時身之官本無所當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而弟子若無師之教降則五服之屬不相和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信不約大時不齊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大德大信皆指聖人而言大時天時也不官不約一職之任也不器無端而不可也不約不在期約之末也元化則流一氣屈伸不可以執然分限求之故方受之時而有枯者焉寂之時而有粲者焉惟其不齊是以不可窮凡此四者皆以本原盛大而體無不具故變通不拘而用無不周也君子於此可以有志於學而洪其本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河為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承上文志於本而言水之為物為源而後流故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君子之於學不成章不達故先務本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天子之服其備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違被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備服

曰違被章甫是乃備服而曰不知備服者唯恥服其服而無其行爾故必以其學也博先之蓋能博學則有其德其行以成德其行然後可稱其服也哀公曰敢問備行孔子對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直里爾未可計也哀公命魯孔子待曰備有靡上之珍以待聘服後使學以待問備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則辛遠而數之則不能終其詳悉數之非久而不可備臣之撰組者久則數幾幾代其僕亦未可得盡君之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坐待而告之 呂氏曰席上之珍白黃而待賈者也儒者講學於闕黨從容乎席上而知所以自貴以待天下之用強學以待問備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皆

義自立而有待也德之可貴者人必賴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故君子之用於天下有所待而不求焉 呂氏曰物者事物之物儒者之行非一事之可盡故也 嚴陵方氏曰命席則與之坐也待則待坐對之也席所以藉物藉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所以防外物之或奪奪之至也強

學所以為已待問所以為人能為已然後能為人故強學乃能待問也忠信非外學也故言博力行者勉強之謂忠信力行在我之事舉取在彼之事也盡其在彼之事然後足以致其在彼之事故備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也備者立身之本非有資於人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成小則知愧其難進而易退也易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方氏曰衣冠中者言衣冠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於體也動作慎者言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也夫謙所以自損故如愧而不小謙所以致曲故如傷而不斃方其容貌之大也則有所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容貌之小也則有所不敢故如

愧三損而後進故曰謙退一勝而退是故曰易退之所與也 呂氏曰事固有大小謙小謙如謙國謙位是謂大謙也夫謙則誠誠而後讓若不有之故似慢也若夫飲食辭辭之間是小謙也小謙實如偽之以為儀爾

儒有居處齊肅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進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禮有如此者 呂氏曰齊肅肅莊可畏也 呂氏曰事謙則立不讓則廢廢者之學皆謙也謙之而後言謙之而後動故學有禮則義精義精則用不惑若其始也不敬則身不立不立則進不充居處齊肅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知見大實如承大祭敬也進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起也惟敬與忠則忠懇欲寬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禮之至有如此者也 劉氏曰不爭非特知也亦以愛其身身以有待有為不事小者近者以密大者遠者也 嚴陵方氏曰居處或

成小則知愧其難進而易退也易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處不失乎齊雞或生或死不失乎燕敬愛其死非貪食也將以有待於特而已蓋其身非苟安也將以有爲於世而已且唐虞有難則人斯齊體以生有難則人斯恭敬之矣言先信則人斯取信矣行中正則人斯取正矣以不爭其利故人資其利不爭其和故人飲其和愛其死故足以有待養其身故足以有爲若是則非有特物之備先物之謙固不足以致此

備有不賣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新土地立義以爲
土地不新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
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
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謝呂氏曰儒者之於天下所以自爲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藝而已藝主土土地多積不如信而可貴人不得而奪也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雖得難畜主於金土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勢而食未始遠於人而自貴也又曰子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

常奉無不足而銖視軒冕應視金玉其重無加焉

爾。歐陽氏曰：孟子以忠信爲天爵，以義爲正路，以令聞廣譽施諸身，不顧人之文繡，非謂是乎？貨財以多積爲富金玉，以難得爲寶，故於忠信言實於多文，言富易藏者易爲賤也。先勞而後祿則

易爲絲突畜爲畜而制之也夫衆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以時或舍之不以義而儒者之近人則有異焉

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處獲搏不程勇者
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讓過言不再流
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人之毀禮義不善故不極極猶終也言不終爲所

毀也不斷其威者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
習其謀者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
也 鄭氏曰淹溺浸漬之却屑也沮恐怖之也驚

處狂鳥獸也。方氏曰：猛之爲言，得拒之不利，量其勇而後往。此況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也。引重則不程其力，又以况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勇，則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爲其勦則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爲其勦則有所勝也。

當理而求至於於情者不惟利不利也。正也者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耳。愚言則失其正。流言則失其原。過言不免乎一之爲甚也。則可再而二。再流言不免乎聞必止之以智也。詎可極而窮乎。故孟田呂氏曰。備者之行既得其所以自貴者。猶可保而往也。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喪。

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大人所以立於世也鷲鷹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虛譽而後動者也引重負不程其力者仁之爲器重舉者其能勝也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者也

儒有可觀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理學叢編 學行典第一卷 學行總類

希以義理存焉以與交者雖疎遠必親非特加之
唯強禦不畏故有可親可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劫
迫辱也淫侈溢也浮濫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

欲服之也。然服則體不持立不浮不瀉所以立於
也其過失可徵辨而不可面數此一句句氣好勝
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資於儒者以見義必爲閑達
而改者也何謂可徵辨不可面數待人可失自待
則不可也子路問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
文也不吝嗔是心也亦有過失無惡言且將受之

況面數乎大嚴陵方氏曰德雖可觀而不可劫之以力迹雖可近而不可追之以勢身雖可殺而不可辱之以威不以四支之安而過其行不以口腹

也凡此皆所謂體者剛所用者然也然居處不擇
飲食不擇而以爲剛毅何也蓋性於居處而於飲
食皆人之性也孔子曰操也鸞鳴得剛非謂是乎
食皆人之性也孔子曰操也鸞鳴得剛非謂是乎
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鄧氏曰甲體胃兜拳也千樽小榼大樽也
呂氏曰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雖有欺
人欺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體義所以濟人之
欺侮猶甲冑千樽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
義所以自信者爲難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

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誠其所學所行足以利天下之用而不求此章言自立驗其所信所守足以退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欽馬氏曰自忠信以爲甲冑至雖有暴政

古今圖書集成

不更其所言君子之所守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待聘至待取亦自立何也所得者在人所以待者在己故言自立而此防身達者之道亦自立也

備有一飲之宮環堵之室幕門圭竈蓬戶變屬易衣而出井日而食上客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一飲謂徑一步長百步也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宮環堵也牆方六丈環周庭也方丈為堵東西南北各一堵幕門以荆竹織門也圭竈穿牆為之門旁小戶也上殺下方狀如圭蓬戶編蓬為戶也變屬者應屬闔如變口也又云以敗絮口為屬易衣而出者合衣共一本出則更著之也井日而食者兩不日得食或三日一日并得一日之食也上客之不敢以疑者適合則就即信之而不疑無患失之心也上不答不敢以諂者不合則去即安之而不諂無患得之心也藍田呂氏曰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終有時乎為貪食其力以求竟死而已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求田養老無所往而不可也故為貪者非事道者道者不為貪之不可亂也一飲之宮環堵之室幕門圭竈蓬戶變屬易衣之隨者也易衣而出井日而食之至不足者也儒者所守之為窮至於是而不悔也上之禮答不答幾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也為其多聞敏則天子不召師為其賢歟未聞見賢而召之也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不疑乎上之未信而

有所屈盡事道者不為貪也上苟不知則我知以力事人求其食以充死節者也不輕違以求合也君不知而自歎其能若不問而自告其謀在尊直只破惡而不令人謂之不諂不信也蓋為貪者非事道也二者優者仕志大分不可亂也

備有今人典居古人典稱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范弗違世上弗援下弗推讓謂之民有比黨而克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危居克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推在上下者不舉我以進也危危居謂因事而傷之也信其志謂志不可奪也時有否泰道有通塞然其憂思則未嘗一日而忘生民之患也藍田方氏曰與今人並行於世與古人稱合於道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范中庸所謂行而世為天下法是也援言其有所引推言其有所遵援則自上而引下推則自下而上私則相與而為比暗則相結而為黨雖危危居其身可危也克信其志以其志不可奪也信謂自信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者孟子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憂思天下有餓者由己餓之也

備有傳學而不窮窮行而不倦陶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暴貴而客衆致方面又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傳學不窮謂欲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賢人可久之德也陶居不淫謂不失職也上通不困達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

以忠信為美優游之和也故以優游為法賢雖在所當舉亦不可不容況貴矣而親仁亦是意也毀方而合者陶凡之事其初則圓而為四其形則方致其圓以方為合其方面復圓蓋於滿容之中未嘗無分辯之意也故曰其實寬裕有如此者

備有內稱不辟諷外舉不辟怨程功績事惟賢而達達之不望其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復能有如此者

君得其志謂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遂其志也應氏曰程其功績累其事不輕為也下不求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藍田呂氏曰儒者之志以天下為度者也寬裕之志既足以有容則物我之間無所別也天下有事而不治天下有賢而未達吾任其貴矣故知其賢也雖有怨怒之避爾之公而實私也過計於一己之私不同乎天下之公也傳稱爾美稱其仇不為陷止其子不為黨忘乎親雖者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假與文子阿升諸公忘其君臣者也趙文子所舉於晉國屠羊之士七十有餘家忘平貴賤者也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忘乎其素者也能忘乎是而與天下國家之利然後舉賢提能盡其公矣夫望報於人求富貴於己小人之道也又何足道哉

備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得也還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藍田呂氏曰舉賢提能備者所以為天下之士也在

古今圖書集成

舉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必同其好惡也故開書相告見善相示必同其憂樂也故賢位相先惡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處上致之同降則不降此任舉朝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又嚴陵方氏曰開書者開善言也見善者見善行也所受之命謂之賢所居之職謂之位任舉謂相任以事相舉以職上言彼賢而我舉之彼能而我據之此則更相任舉而已此其所以異也

備有深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帝知也而德之又不參焉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34 繼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舉其過而諫之也 呂氏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在我者未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故澤身浴德者所以正己也陳言而伏者人告嘉謀而順之於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帝知也 方氏曰靜而正之者隱達之也靜而顯之者明告之也靜而正之既不見知然後顯而繼之然亦繼而不失節故曰不參焉也其行之高皆自然而已不必臨深以相形然後顯其為高其文之多皆素而有已不必加少以相益然後成其為多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與其可與不必同乎己也非其所以可非不必異乎己也

備有上不臣天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謹毅以

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錫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慎靜者謹飭而不妄動守身之道也尚寬者寬裕以有容待人之道也強毅以與人不苟從隨於人也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強知服即博文約禮之謂也通於文則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不使文掩其實也砥礪廉隅者求切瑣瑣之益不矜方以為圓也律法十黍為率十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鎰言人若好賢能分其國以饒賢者視之如錫銖之輕言不臣不仕也其所謀度其所作為有如此者又嚴氏曰上不臣天下不事諸侯者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慎靜而寬者以仁而重性強毅以與人者以義而制事博學以知服者以智而窮理近文章者外有儒成之文砥礪廉隅者內有修潔之行此所以雖分國如錫銖不肯受質而為臣誦道而入仕矣質為本文為末君子務本不務末故於文章則近之而已不敢以文勝質也砥礪者以石治金之事也於廉隅而言砥礪者欲磨礪而成君子之器爾 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蓋人盛德備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重慎言文也五篇備而成文黑白合而成文章者嫌然有文之謂章者辭然有章之謂章辭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之所謂文章異矣

備有台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違不同而退

理學編學行典第一卷學行總部

其父友有如此者

訓台志以所向言營道以所習言方即術也並立爵位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也流言惡聲之傳播也聞之不信不以為實也其行本方立義聞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同於為義則進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故曰同而違不同而退又嚴氏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進志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以其久要不忘而相信之為本方者以方為本也道同則進而與之交不同則退而與之辨夫道不同不相為謀而况交友乎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以是而已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數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敵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35 仁之本謂根本於仁也地猶踐履也作充廣也能事者也八者皆仁之發見其公同備行夫子既歷數以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為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不取自以為仁是守仁而適善也故曰尊讓有如此者又嚴陵方氏曰溫良則得於中故以為本敬慎則發於外故以為地寬則不迫裕則有餘夫仁無本不立故首以仁之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故繼以仁之施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仁之作仁之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以仁之施有所能則繼之於外故繼之以仁之貌形於貌則必有所傳故繼之以仁之文有其文

則無幸於物故繼之以仁之和有所和則其德足

以利物故繼之以仁之施

備有不聞義於貧賤不充饒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聞有司故曰備今衆人之命備也安常以備相善病孔子至舍京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備爲敵

限者如有所墜失獲者如有所制刈克者猶氣之盈縮者善氣之歇 鄭氏曰限機困迫失志之貌充端嘉失節之貌思猶尋也累猶侮也聞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事史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聞也 方氏曰無備者之行而爲備者之服

無備者之實而盛備者之名故曰今衆人之命備也安以其言故常爲人所詬病既至舍矣又曰節

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致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備相詬失行加義則不以備相病矣 綏晏子

曰限如籌之限而無籌覆如禾之覆而枯槁不預獲於貧賤是貧賤不能得也充則以滿而必溢滿

則以滿而必危不充饒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淫也

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所以不恩君王事兄弟故

順可移於長所以不累長上居家政治可移於

官所以不聞有司不恩君王者不爲汙吏以取辱

於君王也不累長上者不爲過行以違及於長上

也不聞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病於有司也衆人之命備也安爲其非真備也故或慢實而相恥或深疾而相病矣楊子謂或問善用備而制何也曰

魯不用真備也 董田氏曰此篇絕言備行其

別十有五自淺而至深而卒歸於仁以至於聖人

不敢居仁之志幾於盡矣猶繼之以不聞獲於貧賤不充饒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聞有司者蓋衆人之命備也安常以爲相詬病所以待備之意常輕以利心量君子見其居富貴而有爲則謂淫於富貴不知遠則憂天下也見其居貧賤而有守則謂移於貧賤不知窮則獨善其身也見其危行言強則謂勇於威武不知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也蓋備者之行出於德性之所安無是衆物之可累也有是之累則限機充饒不能免謂之有德可乎此卒章所以申官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二卷目錄

學行總部總論二

大戴禮記 曾子立事篇

荀子 勸學篇

揚子 學行篇

新書 學行篇

人物志 學行篇

抱朴子 學行篇

學行典第二卷

學行總部總論一

大戴禮記

曾子立事篇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雖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雖有弗辟易者弗從唯幾所在日旦就養夕而自省思以殯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問親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強爭也君子既學之思其不博也既博之思其不習也既習之思其無知也既知之思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責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厚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德而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君子之後人楊之身行之後人棄之君子終身守此德俾君子不絕小不珍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顯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為患學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

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辱噫思恥忿思患君子終身守此職職也君子處勝氣思而後動進而後行必思言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之財也達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微纖也故君子風絕之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難不能亦不以授人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能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其惡不疑人以其不信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幾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美其二見其小美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益於人也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求者不讓往者不讓安而不舒適而不適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君子入之言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稱揚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傷也寧勿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身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君子亂言而弗恤神言弗致也道遠日益云云信弗主言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選給

理學彙編學行典第二卷學行總部

而不諱好直而微而好佞者君子不與也奪而無恥強而無悔好學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委達而無守好名而無德忿怒而為怒足舉而口窒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無難於仁矣嗜嗜言語不序安易而樂舉懷之而不忠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敏居喪而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之間而無節節無義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諱諱其壯不論諱其老不教諱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第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福焉罪也過而不能改慙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惡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困也說而不能窮也喜起與感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辭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饋賜也奸道填言亂也殺人而不以為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遠近於說其言說其言始於以身近之也始於以身近之始於身之失人言善而惡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始於以身近之也始於以身近之始於身之失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觀之而親其不憎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也而觀其不貪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哀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

第五九七篇之〇六

古今圖書集成

擾人也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己勿爲不可能也也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仁者樂道智者利達愚者從師者畏不愚不弱執法以強亦可謂樂民矣太上不生惡其大而能風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爾身覆家大者覆社覆是故君子出言以節節行身以職職亦始免於罪矣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遽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曾使臣也使弟若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子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封慶貴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入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果者鮮不濟矣先覺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且思其四海之內職職惟恐不能又諸侯且思其四封之內職職惟恐失損之大夫士且思其官職職惟恐不能勝任人且思其事職職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果者鮮不濟矣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親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官中產雖外爲庸庸兄弟慎慎朋友切切遠者以親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勸學篇

荀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緣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綆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

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澗不知地之厚也不閱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於越夷貊之子生而聞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思罔其國位好是正直時之聽之介爾矧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疆吾書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鼓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顧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與焉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焉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蔓葛風至苦折卵破子耗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焉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正其漸之澆君子不近惡人不與其黨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始矣乃作蠶自取其絲而織出蠶魚枯生蠶忽悅忘身禍災乃作蠶自取其絲而織出蠶魚枯生蠶怨之所積施焉若一火焚燒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萌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皮陰而衆鳥息焉醴醴而蚶蜍聚焉故言有召禍也有召福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焉聚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獨覺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驥驥一躍不能十步驊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

金石可鏤蟻無牙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若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聽無足而飛聽風五技而窮詩曰鳴鳩在桑其七兮今淑人君子其儀一其儀一兮心如結今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聞行無聲而不形王在石而草木潤泣生珠而崖不枯焉善不積邪不形有不聞者乎惡手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其義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教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天分蓋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節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形乎動作端而百機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足以美七尺之軀故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食積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而告二謂之費傲非也費非也君子如響矣學其便乎近其人通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逮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詩書故以福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於將學難達志願詩書

造仲尼不可為志矣術業頗通不可為力矣曰未之思也執事者
買說新書

勸學

謂門人學者誰何人也我何人也夫特耳目心思
從立格從與我同性而特獨有聖賢之名明君子之
實而我曾無鄉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
堯倪而加志我憤憤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
不潔則過之者莫不脫面掩鼻書傳曰雖黑檢缺厥
類正若無風視谷口笑佳慙慙志從存焉說焉則雖
王公大人孰能無餘嫌養心而顧一視之今以三三
子材而思恩慈之智乎恐過之有嫌與之客也昔者
南榮躋聖堂忘乎已故步陽山川當目是轉獨
遊千餘百舍重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若慈父
舉行超然立立進退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履十
日而得太平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
伏乎彭聃而馮子之材不遠矣跡而無千里之遠重
爾之思與與巨賢達席而對膝相視從容談論無
間不思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
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時不重
劉邵人物志

九徵

蓋人物之本出乎性情性情之理善微而元非聖人
之善孰能克之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合一以為質
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
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之質必平度無
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

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
則中氣外明聖人淳樸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
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運動之機而暗於元慮元
慮之人靈靜之原而困於迷途猶火日外照不能內
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二者之養蓋陰陽之別也若
量其材質精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其
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
之質各有所濟是故骨體而柔者謂之忍強忍強也
者仁之質也氣清而明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
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
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也平而暢
者謂之通達通達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恆性故謂之
五常五常之別則為五德是故溫直而獲穀木之德
也剛暴而弘毅金之德也愚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寬
柔而柔立土之德也簡暢而明火之德也雖體變
無窮猶依乎五質故其剛柔明暢實固之徵著乎形
容見乎聲色皆乎情味各如其象故心員亮直其微
動固心質休決其微達猛心質平理其微安閑失微
動成容各有應虎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兼
兼踰踰德容之動順順叩叩夫容之動作皆乎心氣
心氣之微則變是也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有和
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行之聲夫端暢於氣則實
存貌色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冷肅之色
誠智必有明達之色夫色見於貌則微神微神見
然則情發於目故仁目之精然然以端勇勇之精端
然以端然皆偏至之材以勝德為質者也故勝質不
精則其事不遂是故道而不柔則木動而不精則力

固而不端則愚氣而不清則越越而不平則薄是故
中庸之質異於此類五質既備以味五質內充
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輝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
有神精能知神精則將理盡性性之所重九質之徵
也然則平既之質在於神明靜之質在於精勇性之
勢在於筋強弱之性在於骨體靜之決在於氣性
之情在於色正之形在於體端度之動在於容緩
急之狀在於言其為人也質素平淡中氣外明筋勁
植固聲清色澤體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
也九徵有違則偏弊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
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德之人更為美號是故餘德
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其體而微謂
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則之偏材偏材
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依似亂亂之類也一至
一違謂之問問無恆之人也無恆依似皆風人
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舉也

體別

夫中庸之德其實無名故雖而不離淡而不離質而
不規文而不績能威能懷能剛能變化無方以達
為節是以抗者過之而拘者不遠夫拘抗遠中故善
有所重而理有所失是故失直則數材在端正任在
淑詳柔順安忍是寬寬者在於小決決悍健任在
堅剛失在過忌精是長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謹情
堅剛用在慎於弘在專固論辯理辯能任辯失在
流石音博聞給弘在覆裕失在翻薄清介廉潔節在
儉固失在拘局休動器落乘在舉勝失在處沈靜
機當得在元微失在遲緩機當復宜實在中誠失在

不做多智船情權在端略失在依違及其違德之日不止條中慮以戒其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注其失猶若帶劍相視反也是故強殺之人很剛不和不戒其剛之唐突而以順為德屬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雖與人欲棄顧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乖之不攝而以抗為剛安其針是故可與常難與權疑難惟之入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跋扈而以順為德竭其勢是故可與涉難雖與居約懼備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慎於為義而以勇為德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雖與立於成權之人秉意勤持不戒其情之固執而以辯為偽備其專是故可以持正雖與附乘辯博之人論理難捨不戒其辭之汎汎而以信為繫連其流是故可與汎序雖與立約弘誓之人意愛剛洽不戒其交之瀟灑而以介為損廣其涵是故可以操衆雖與風俗相介之人砥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善為德益其拘是故可與守節雖以變通休動之人志難越越不戒其意之大發而以靜為濡果其銳是故可以進趨雖與持後沉靜之人道息過復不戒其靜之遲緩而以動為疏美其慢是故可與深慮雖與捷速機算之人中疑實陷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謙為德尊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雖與消息盈虛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養為恩惠其虛是故可與謙善雖與遠夫學所以成材也愚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難之以夫難謂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進信詐者逆詐故學不人道恕不問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流彙

蓋人流之業十有一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感有有伎倆有智更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傑若夫德行高妙志意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廷陵墓是也禮法立制強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慮造化規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風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弘想好尚謙詞分別是非是謂感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備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制制垂則而能變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是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故難波流分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賈公是也辯不人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梁穀曾丘生是也離力絕衆材略過人是謂健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而任之志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慈惠衆材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空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皆備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家宰之任也感否之材師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家宰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健雄之材將帥

理學範編學行典第二卷學行總部

之任也是謂主道待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違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抱朴子

勸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靈場埃穢離戲鎖噴鬱錄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素性知未博涉勤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選可以為國選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磨之夙夜以斃之命盡日中而不釋懷憂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新創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慎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備福禍元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麗云味甘匪和弗美故將軍不琢則雖夜之晝不磨不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賢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聞風門晨極然後知井谷之聞險也彼七經玩百氏然後覺心雖動而無獲矣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魚心雖動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願風而無翼風不勞而致遠失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荀嫫以蔽醜雖深貯高才者詞遠而鏡者隱悟文梓千雲而不可名畫術者未加班輪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聞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起千里於乾朝必假退影之足欲凌洪波而超清必因難轉之槳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練所以改素絲調海所以移聲轍按元雲而揚

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機望百戰可收之以戰陳奇性可習之以遠退沉麟可動之以擊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况乎金五常而最重者哉低仰之聖教之功也驚駭之貪習之類也與役凡馬野馬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途而勿礙必泥泥乎海矣一實而弗休必均高乎峻極矣大川滔漫則蜃蜃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警乎丘旦何從解在平困蒙哉昔仲由冠纓帶麻屨耳鳴鐃杖劍而見拔白面舞盛爾南山之勁竹欲任攝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卻人而灼聚因猶漸演道訓成化名儒乃被醢於王公豈直死於肅穆以是賢人悲萬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路之明戒覺固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蓋通川之馳志懷應陳之電速剝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未務洗憂貧之心遠廣願之極息收復博奕之游戲繪畫獲生雖之弊思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慈學以聚之同以辯之進德修業道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筆掃三捷墨翟大賢教文並車仲舒命世不覩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鉅路生哉滿以寫書黃霸抱柱悟以受業鄒千秋動風知以倍功故能究道奧窮淵微旨觀萬古如明日人荒若戶庭考七曜之益處步三辰之變化審靈寢之方木驗善否於既往料元黃於事提與未兆以如成故能盛絕大業冠於當世清

芳令間播於閭極也且夫開南羊而戒落漢訪馬香而治東甯訪華實而官色味取土而有而藏羊被重寶而知山隱因折屈而說卑卑離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盡而覺閑陰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重道助聖人之耳目豈現填塞之弘博哉才性有微劣思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達悟時習者職職之脚也通解脫覺者轉轉之翼也波羅雄飛絕岸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龍尾尺以是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益甚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把臂之器盛年有故離失之於鳴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無也日獨之會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執著遂凋落或沉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曉達之路風貴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風異者以驚庸之質猶迴過乎賈賈之妻舍本逐末者謂之動修庶幾獲無求已者謂之陸沉沉溺於是莫不蒙塵隔雨數為殿冰懷黃握白潔清潔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前極而暮獲夫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情義兩味道居靜確乎是不救之機揚齊於歲寒之履不換世以投迹不隨來以神離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也悶於否滯者豈能金至易趨連之通堂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上所無人之達之所為作恐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蓋道者所以含德而類思也夫秦皇代謝古終則奉文武殊貴常然之數也黃學冠華勝中典在今十曜遲度舊邦性新振天恩以

廣振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元機以執物南治庶類臣成魏秀湯沐漢英華邪反正數十戈藥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韻子修文德舒金鼓振玉音降風雲於層閣飛來南平丘國令抱鳳之鳳當關於清虛項領之駁駁迹於千里使夫大章抑鬱窮覽洽顯者中伏生之徒發元機發淵流結氣降立廣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通儒之高軀晚結年序之廣生元流沾於九枝惠風飄于無外五刑磨而頓聲作和氣治而嘉誕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遺訓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獄是聞故惡而不和反達之路數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陸於素霄之上而益粉乎不測之下唯奪及卑可無嗟乎

行品

擬元黃之履履揭明故以表微文彪炳而體體遘而見以入神者聖人也東高亮之純純抗峻以遠俗虛靈機以如愚不厭過而陷顯者賢人也居安莫之無為躬修德而執平者道人也靈靈書於存亡保疑廣以揭名者平人也垂憫隱於有生恆思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陰險而一節者忠人也觀微理於難覺料俯伏於將來者明也量理亂以卷舒者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臨臨蓋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輕靈皮以動靜每清直而無悔者重人也酸米霜之粹潔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為始終於泰否雖危亡而不猶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登而不渝者信人也橫發濫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書果殺之壯烈幹戈以靜難者武人也